

行走中国丛书
主编◎张昌山 耿昇

SHENGMING
DE BINAN SU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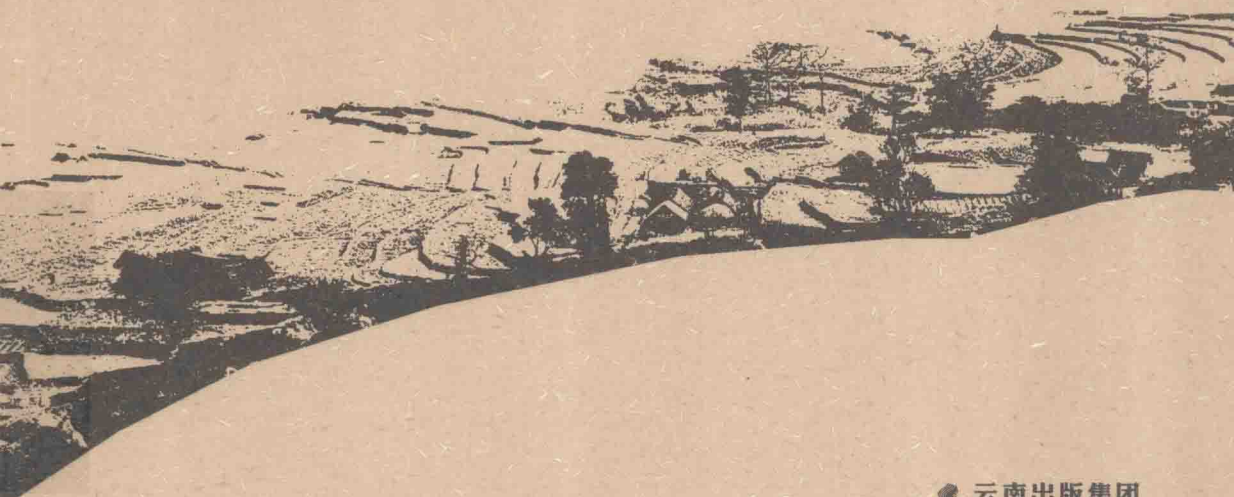
GAOLIGONG ZHI SHU



生命的“避难所”

——高黎贡之书

周 勇◎著



云南出版集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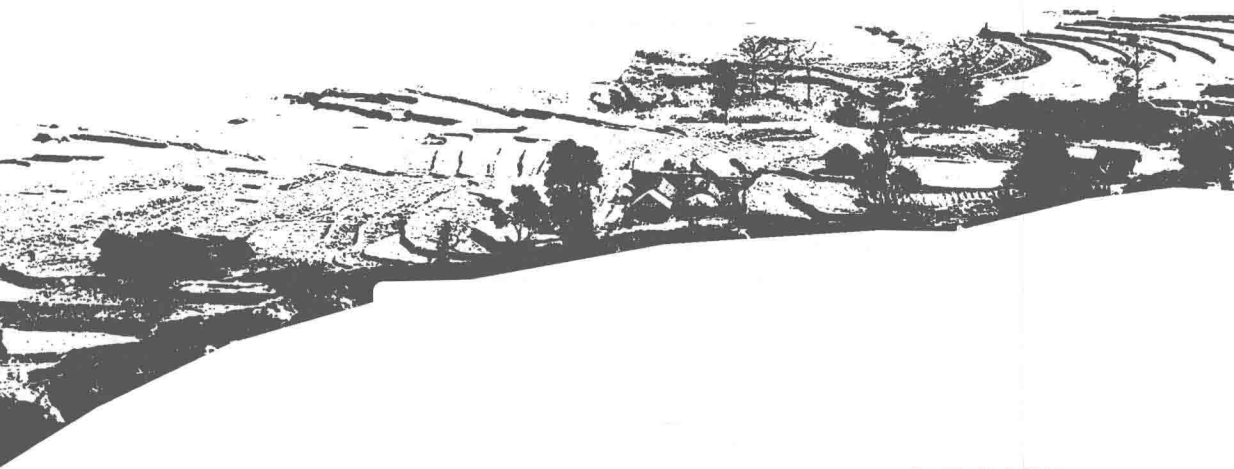
云南人民出版社

行走中国丛书
主编◎张昌山 耿昇

生命的“避难所”

——高黎贡之书

周 勇◎著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命的“避难所”:高黎贡之书/周勇著.--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12

ISBN 978-7-222-13838-4

I. ①生… II. ①周…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66163号

出品人
刘大伟
项目负责人
赵石定

责任编辑:苏映华 文艺蓓

装帧设计:胡元青

责任校对:姚实名

责任印制:洪中丽

生命的“避难所”——高黎贡之书
周勇著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 650034
网址 www.ynpph.com.cn
E-mail ynrms@sina.com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5.25
字数 180千
版次 2015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 中国石化集团滇黔桂石油勘探局昆明印刷厂
书号 ISBN 978-7-222-13838-4
定价 38.00元

如有图书质量及相关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审校部电话:0871-64164626 印制科电话:0871-64191534



云南人民出版社公众微信号

总 序

张昌山

从黑格尔以来，传统中国长期被欧洲中心主义者视为一个“停滞的帝国”。这一观念出现几十年之后，国人终于认识到，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清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李鸿章在《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说：“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李氏又在《因台湾事变筹画海防折》中说：“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数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对世界和中国的这种认识还在多个场合说过。当时的中国，一下子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天下，迅速跌进五大洋、四大洲之中的世界，甚至只是亚洲东部一个落后的大国。

这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就是以工业革命为主导的近代化及现代化，而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这一近代化及现代化过程，至今仍在进行之中。

百年间，一些中外人士行走在中国这片古老而又在变动的土地上。行走者中，既有外国的传教士、外交官、探险家，更有中国的文人、学者、科学家、商人、军人，甚至有家庭妇女。他们的游记、札记、考察报告、探险实录等，见证并记录了其自身行走的经历和中国近代化及现代化的过程。当时写下这些文字的人虽身份各异，目的不同，但每一部作品记录的都是作者个人的观察与体验，也记载了他们的所思所想和个性特征。

而不同的作品拼合起来，则在横向空间上似画卷一般展现了中国各地的风土人情和社会面貌，而在纵向的时间上则有如电影一样显示了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变迁的细节与大势。在他们笔下，中国不再是故纸堆中的陈旧记忆，而是活生生展开的现实景象。

把历史还原到现场和实际生活，这大概是每一个想了解历史的人的最大愿望。我们从这些作者在中国的行走、体验之中看到了一种活态的中国历史，它们明显区别于以往的正史和官方档案之类的文献资料所记录的静态中国历史，而且，人生的丰富性、视角的差异性及社会的多元性，也尽在其中了。

德国学者赫尔德所倡导的“同情之理解”，作为一种历史研究方法，在中国学者中以陈寅恪等用得最深也最好。如今，我们把这些中外作者的各类作品作为历史文本来阅读、感受和研究，通过这些文本去体验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的行走、见闻与思考，这也是一种“同情之理解”的实践。今天的人们可以从中感受这些作者所体验的中国社会，从而更具体更深刻地观察了解中国近代化及现代化进程的艰辛与经验。

将中国放在整个世界大格局中来看，这一百多年的历史，大致就是摇摇晃晃、步履蹒跚地走向世界和走向现代的过程。鉴往才能识今和知来，但由于过去的观念、方法、习惯和经验等因素，有意无意地遮蔽和塑造了我们对于这段历史的认识与解释，因此，云南人民出版社推出的这套“行走中国”大型丛书，是在回头观看百年中国之动静，是在体会“我看人看我”的经验，其实质则是向前进，走向永恒的未来。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史的洪流和时代的浪潮虽然可能会被拖延，却不可能永远被遮挡。司马相如曾说：“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李鸿章有言：“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这两句话的时间相差两千年，表达的却是同一种心声，谨抄录于此，作为我们对国家和时代的期许。

是为序。

2015年5月

山水犹人待知己（代序）

汤世杰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看来人活一世，是必得有几个知己的，否则近乎白活。有灵的山水，也如此么？谁又能堪称山水的知己？

从李白高唱“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到王禹偁轻吟“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中国文人与山水早结下了不了之情。而云天之下，好山好水多矣！眼见人已渐至老境，弃绝许多去不了的山水佳境，心有不甘——须知死于枕席之上，当是男儿大耻。只好胡乱翻书，读些山水小品，以解渴念。一篇古《宜都记》跃到眼前：宜都，乃余家乡之古称，顿时兴起，便顺着那些文字，丝丝缕缕地寻了下去。

《宜都记》，梁武帝时人袁山松（？—401）著，乃一部地理书；原书早已散失，仅宋时的《太平御览》，及清末地理学家、湖北宜都人杨守敬的《水经注疏》一类古籍偶有引用，留下些许片断。世事总是蹊跷，皇家刊刻的皇皇巨著，未必会被人记住，而一部真正的好书，倒决不会因其仅存片断，而被忘却。就如许多好字，留下的虽仅孤零零的片纸只言，仍无法掩藏其书艺的卓耀光华：西晋陆机的《平复帖》手书真迹，长不足一尺，字仅止九行，却是传世墨迹中早于王羲之七八十年的“开篇鼻祖”，历代名家作为收藏章记留下的累累朱印，满纸生辉，被誉为“中华第一帖”。1200年前的唐代诗人杜牧，其诗章无人不知，而他留下的一纸《张好好诗》，如今藏于故宫博物院，当年却流落民间，直到1950年，才由大收藏家张伯驹先生以五千多大洋收得。散失的《宜都记》，正如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所谓，山水记“终则附庸成大国，殆在东晋乎？袁山松《宜都记》一节足供标识”。可知《宜都记》实为中国最早的山水记，其中一些精彩片断，堪称中国山水文字的雏形，亦可称为鼻祖。

如《宜都记》之《西陵峡》一文写道：

自黄牛滩东入西陵峡，至峡口一百许里。山水纡曲，而两岸高山重嶂，非日中夜半不见日月。绝壁或千许丈，其石彩色形容，多所象类。林木板高茂，累尽冬春。猿鸣至清，山谷传响，泛泛不绝。所谓三峡，此其一也。

常闻峡中水疾，书记及口传悉以临惧相戒，曾无称有山水之美也。及余来践跻此境，既至欣然，始信之耳闻不如亲见矣。其叠鍔秀峰，奇格异形，固难以辞叙。林木萧森，离离蔚蔚，乃在霞气之表，仰瞩俯映，弥习弥佳。流连信宿，不觉忘返，目所履历，未尝有也。既自欣得此奇观，山水有灵亦当惊知己于千古也。

文末二语，一曰“知己”，一曰“千古”，读来叫我既眼前一亮，亦心中一惊！看来，袁山松是自诩为三峡山水的“知己”的，至少他有如此期许。一个文人，一些文字，于一处山水，称得上“知己”且“千古”者，古今能有几人？王勃是滕王阁的知己么？崔颢是黄鹤楼的知己么？李白是凤凰台的知己么？欧阳修是醉翁亭的知己么？恰在那时，闻周勇君所著《生命的“避难所”——高黎贡之书》一书，于刊行问世12载后行将再版，欣喜之余，便想起一些事来。

从小到大，周勇数十年生活于高黎贡山周边团转，高黎贡山既是他的 人生导师，也是他的相识老友——说起来，高黎贡山是千万种动物、植物的“避难所”，也是周勇生命的“避难所”。一路数十年走来，他的生命里，既耸峙着高黎贡山的奇绝峰岭、凌云苍崖，也激荡着高黎贡山的飞瀑流泉、婉转溪流，既矗立着高黎贡山的冲天巨植、拂云佳卉，也匍匐着高黎贡山的无名草木、苔藓地衣；他的血脉里，既涌动着高黎贡山的风霜雨雪、惊雷闪电，也飘荡着高黎贡山的云岫虹霓、清风薄雾；由是，他的思索里，既洋溢着高黎贡山的史实典故、往事逸闻，也萦绕

着属于一个文人的梦幻沉思、才情妙想。到现在为止，他已问世的多种著作，无论直接、间接，差不多都与高黎贡山相关。如他所说：“我相信，一个漫游者是不可能真正看清一座山脉的。正如在博物馆里行色匆匆的游览者，他对于博物馆的印象永远是零碎的、模糊不清的。何况是高黎贡山这样一个巨大的‘自然博物馆’。从1997年的春天，我开始了在高黎贡山漫游的日子。每一次‘漫游’我都相信，我抵达了这座神秘山脉的‘深处’。然而，每一次漫游结束后，我都会发现，我只是抵达了山脉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点’。”

关于高黎贡山的文字，最早或许并非出于周勇之手，但所有过往的文字，要不是零星的、一隅式的，要不则缺乏一种现代眼光、当下思索。那种全景式的、鸟瞰式的，同时又深切融入了自身生命的写作，毫无疑问出于周勇。

然周勇比袁山松先生谦和，他深知：“面对这样一座伟大的山脉，‘叙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语言突然变得软弱无力，它只能抵达山脉的表面。它的真正的‘深处’是语言不能抵达的。犹如我们不能抵达黑暗的大洋深处，只能从它的表面掠过一样。它的不可言说，使我企图去言说它的愿望成为一种绝望的冒险。”

由是，作为高黎贡山的知己，他不遗余力地向他认识或不认识、熟悉或不熟悉的文界友人，三番五次地介绍、推荐，举办一次次活动，让他远远近近的朋友，朋友的朋友们，去到高黎贡山。他诱惑，他邀请，他讲解，他陪同……他生方设法地把他对高黎贡山所有的爱，传递给他的每一个朋友，而从来不问回报——只有真正的知己，才能做到这种程度。据我所知，众多作家关于高黎贡山的写作，不是始于周勇的一个电话，就是发端于与周勇的一次闲聊。他们不去则已，一到高黎贡山就被迷住了，就一发而不可收。他们从高黎贡山出发，走向整个滇西，走向边陲极地，走向历史，走向那座大山带给一方大地的一切。那样一些作家，不管他是否在有关高黎贡山的写作中提到过周勇的名字，心里都明白，一切都是从周勇那里开始的。

周勇，这样一个写作者，与高黎贡山这样一座大山，不是“知己”，又能是什么呢？至少在我看来，周勇于高黎贡山，算得上一个真正的知己。

回头再想，周勇关于高黎贡山的写作，包括这部《生命的“避难所”——高黎贡之书》，当然是一部地理书，也是一部历史书；是一部文化史，也是一部心灵史。而对于我们，周勇和他关于高黎贡山的所有文字，就是曾经漫游过高黎贡山的写作者和阅读者的《宜都记》。

山水犹人待知己——我羡慕周勇！

2015年5月31日于昆明



目 录

总序 / 张昌山 1

山水犹人待知己（代序） / 汤世杰 3

卷首

地球上的“诺亚方舟” / 1

卷一

红色峡谷中燃烧的鲜花 / 8

树神庇护下的世俗生活 / 19

隐匿在森林的温泉 / 26

卷二

“大塘（唐）王国”里的子民 / 40

高黎贡山：一个英国漫游者的背影 / 51

孤独的世界杜鹃之王 / 72

卷三

笼罩在白银光芒下的峡谷 / 83

高黎贡山北部：中国边境的最后一个村落 / 90

丢失了国籍的人们 / 102



凹陷的山峰中：一个叫“小地方”的村落 / 112

卷四

上帝的花园 / 119

恐龙时代的目击者 / 129

以鲜花命名的村庄 / 135

隐匿在森林里的乐手 / 146

金厂河——原始森林里的诗意之地 / 152

绝顶的风景 / 157

卷五

河流的经历 / 178

柱状节理——一种岩石的名字 / 190

桥的故事 / 196

卷六

在刀刃与火焰上的狂欢 / 209

一座土著命名的大山 / 219

后记 / 229



卷首

地球上的“诺亚方舟”



铁杉是海拔2800米以上的高原上巨大而优雅的“盆景”。是一种在“神”的世界里生长的，只有上帝才能种植的盆景。（周勇摄）



在世界的高处你是不可能去想象大海的，眼前的景物限制了你的想象力。关于“大海”的想象力只能来自于辞典。一如在海边的人只能从地图上去想象青藏高原的情景一样。遥远的大海和神秘的高原是地球上的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然而这两个完全不同的部分却通过一条巨大的山脉联结到一起。这条山脉可以指引你从地球上最神秘的高原抵达浩瀚的印度洋之滨。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这一点与哲学家的教导相似。其实要发现这一点非常简单，你只要打开地图，并且关闭你的所谓想象力，然后将手指放在被人们称作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上面，沿着那条巨大的山脉的走向移动，你的手指将最终抵达被印度洋从西、南、东南三个方向围住的中印半岛。这条巨大的南北走向的山脉就是——高黎贡山。

中国的山脉大多是东西走向的，这种山脉的走向最终决定中国版图的倾斜——西高东低。而在喜马拉雅山东部南延地段，高黎贡山却似乎违背了山的家族的意志，开始了一条与它的家族背道而驰的方向。从青藏高原一路南下到中印半岛。并与碧罗雪山、云岭构成地球表面最壮观的三大横断山脉。高黎贡山巨大的山体横亘于中国西部，最北端是青藏高原，而最南端是中印半岛。长六百多公里，跨越5个纬度。我所看到的书里是这样描述高黎贡山的：高黎贡山总体呈南北宽、中部窄；地势南北走向，北高南低。中段和北段，山体高耸狭长，最窄处少于二十公里；南段及延伸区较平缓宽阔，除少数余脉外，多为散布的丘陵山地和星罗棋布的低热河谷坝区（西南林学院等主编《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科学家们习惯以这样的比喻来形容高黎贡山——“走廊”“桥梁”。高黎贡山犹如一座连接青藏高原和中印半岛的巨大的“桥梁”与“走廊”，一座从北到南不断倾斜、不断降低的桥梁。当然，这是一座只有上帝才“建造”得出来的走廊或桥梁。

如果你从高黎贡山的最北端——青藏高原的伯舒拉岭出发，一直向南，你最终将抵达一个伸入大海之中的半岛——印度半岛与中南半岛。当然，这样的旅行你永远只能在想象中完成。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地方，只有想象力才能抵达。



然而，远古时代的生命就是沿着这条地球上最为巨大的“走廊”开始它们整个家族中具有历史性的迁徙。这种迁徙使它们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犹如哥伦布发现美洲。此后，这些“迁徙的生命”极大地拓展了它们家族的生存空间。在这条落差悬殊的山脉上，它们很容易在这种“立体多样”的生态环境中寻找到自己生存繁衍的地带。这些“外来的避难者”们或者在这个“走廊”里定居，或者继续向南迁徙到更为温暖的中南半岛。

“苍老”这个词似乎只适用于人类，大地是永恒的，是永远不会苍老的。它亘古如斯地目睹着人类一个一个苍老下去，然后在大地上彻底干净地消灭。人类短暂的个体生命是不可能目睹一条山脉的诞生的。山是一种永恒，犹如日月星辰一样的永恒。这是我们一贯的印象。一次偶然的阅读，我了解到高黎贡山是一座年轻的山地，这个说法使我对“永恒”一词产生怀疑。在地质史中科学家们用想象力再现了高黎贡山诞生的故事。

古生代以前，高黎贡山地区属于古地中海的一部分，在漫长的地质年代里，经多次造山旋回的影响，中生代之后，高黎贡山地区地面不断抬升，形成准平原状态。那个时候，高黎贡山与喜马拉雅山之间，是一马平川的原野。那时，高黎贡山甚至喜马拉雅山都还没有出现，如同“胎儿”一般在大地深处孕育。中新世之后，喜马拉雅山的造山旋回的影响，欧亚大陆板块与印度次大陆板块的挤压、碰撞，处于欧亚大陆板块和印度次大陆板块边缘地带的高黎贡山，地质构造极其活跃，地壳极不稳定，在强大的外力之下高黎贡山从大地深处隆起“横空出世”。云南境内广袤的准平原亦强烈地隆起，抬升成为一片北高南低的大高原。高黎贡山两侧的怒江峡谷、龙川江峡谷不断地冲刷、深切，从而形成高大隆起的山地和峭壁千仞的大峡谷地貌。

高黎贡山诞生之后，就一直是地球上生命演化的重要“舞台”。高黎贡山是中国西部一条低纬度与高海拔的巨大山脉，距离西南季风印度洋的源地较近，水汽来源充沛，为各类植物的生长提供了绝好的环境。此外，由于高黎贡山沟通青藏高原与中印半岛的“走廊”与“桥梁”的



作用，又东邻云贵高原，西毗印缅山地。具有从南向北、从西向东逐渐过渡与转化的特点。因而它不论在气候上抑或生物上，都具有强烈的混合与过渡的色彩。热带、亚热带动植物可以沿河流上溯，分布在高黎贡山地势较低的河谷中。青藏高原区的动植物又可沿山脊南下，分布到海拔较低而地势较高的山体上部。高黎贡山一直是古热带植物区系与泛北极植物区系成分交汇过渡的地带，它融合了青藏高原、中印半岛及本地种属的动植物。形成该地区动植物种属复杂，特有化程度雄居世界大陆区系之最。

在地球发生剧烈地质运动的时期，高黎贡山成了动植物的“避难所”。据地质史记载，从前北方大陆和南方大陆一样的温暖。但是在数百万年前北方大陆突然变得异常寒冷，冰雪覆盖了北方的大地。在地质史上将这个时期称为：冰河时期。大批北方的动物开始向南方迁徙，纷纷逃离猝然而至的寒冷。可是亚洲大陆东部的山脉大多呈东西走向，巨大的山脉成为动物迁徙途中难以逾越的地理障碍。很多物种因无法翻越横亘在它们面前的山脉而在迁徙的途中死去。而南北走向，而且北高南低的高黎贡山于是成了动物迁徙的通道和“避难之所”，逃难的动物们沿着这个巨大的“走廊”来到高黎贡山，那些躲避寒冷的动物，可以在高黎贡山低海拔的河谷地区定居，也可以继续向南迁徙到更温暖的中印半岛。冰河时期结束后，先前避难的动物可在高黎贡山立体多样的生态环境中找到适合自己生存的环境，然后在漫长的岁月中渐渐演化或改造成新的物种。当然也可以重返故乡。于是在冰河时期——这个地球上的大劫难中，许多古老濒危的物种得以在高黎贡山的庇护下保存下来。众多已经消失的物种在这里安静地栖息、繁衍，它们并不知道，它们的同类已经从地球上消失，只剩下它们在这个云南西部的高黎贡山孤独地生活着。

一个专门研究高黎贡山的学者在他的文章里写道：

从动物地理学的角度来看，高黎贡山脉所在的横断山地区南北动物的交汇一直没有停止。北方耐寒动物种类，可以沿着



山脊向南扩展，寻找合适的生存环境；南方喜热动物种类，可以顺河谷北进，向北扩大自己的分布区。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具体的实例，被认为是起源于青藏高原的鼠兔，在高黎贡山的高山地带有好几个不同种类。作为东喜马拉雅山地的典型代表动物小熊猫，是高黎贡山箭竹林中常见的动物。而蜂猴、白眉长臂猿、绿孔雀这些热带动物曾经顺河谷到达高黎贡山中部泸水一带。高黎贡山地区以动、植物种类繁多，特有种类多而出名。仅种子植物就有四千多种，其中特有或主要分布在高黎贡山的种子植物就有近两千多种。世界上共有 259 种画眉科鸟类，中国有 117 种，在高黎贡山就有近九十种，而且还有很多亚种的分化。小型兽类中有些种类和亚种只分布在高黎贡山山脉。形成高黎贡山特有种和亚种。因此，在生物学家眼中，高黎贡山所在的横断山脉地区是原始动物的避难所，特有物种的演化中心，亚洲南北动物交汇混杂的特殊地带。在高黎贡山地区，既生活着属于北方动物种类的狼、狗獾、刺猬、大耳鼠兔，也栖息着属于南方动物种类的蜂猴、灰叶猴、白眉长臂猿等。一些广泛分布的动物种类如狐狸、水獭、豹猫、丛林猫、野猪等动物在高黎贡山地区也很常见。

（韩联宪《大自然的立体博物馆——解读高黎贡山》，载于《人与生物圈》2001 年第 4 期）

在世界生态学家眼里，东喜马拉雅山地区是世界物种最丰富的十大关键地区之一，堪与南美的亚马孙河地区媲美。高黎贡山正好在其东面。由于高黎贡山特殊的地理与生态环境，以及在冰河时期所充当的动物“避难所”，仍然保存着众多濒危的物种。犹如一个自然博物馆那样，高黎贡山一直是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关注的地区。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将高黎贡山喻为“世界物种基因库”。1992 年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WWF）将高黎贡山评定为具有国际重要意义的 A 级保护区。2000 年 10 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授予“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并成为联合国“人与生物圈计划”网络成员。

在人们的印象中，云南高原是一个被自然特别恩惠的地方，云的故乡，阳光下蓝色的群峰，鲜花每时每刻都在开放，清澈的河水、湖泊，身着色彩斑斓服饰的少女和像云那样飘荡的歌声。“动物和植物的王国”几乎成为这个中国西南省份的固定修饰语。可是在这个“王国”里只有西双版纳、丽江古城与高黎贡山成为真正的世界品牌。已经与美国西部的黄石国家公园、约塞米蒂国家公园、加拿大的瓦特通(waterton)保护区、南非的考格尔伯格(kogelberg)国家公园这些为人所熟知的世界自然遗产一道名垂青史。然而，高黎贡山一直是一座沉默的世界名山。即使在云南，人们对它的了解也非常有限，人们常常津津乐道玉龙雪山、太子雪山，可是对于高黎贡山却常常处于失语状态。其实从某种意义上，人们对高黎贡山的无知并非不是一件好事。栖居在高黎贡山的庞大的动物和植物家族，可以不受人类惊扰，像它们的祖先那样生活，恍如一座被封存起来的“博物馆”。一切都是原始的，一成不变的。现在，在地球上这样的地方真的是越来越少了。高黎贡山动物和植物们或许并不知道，它们分布在其他地方的家族成员，正在经历着也许是“空前”的劫难。它们生活在至少现在依然“宁静”的乐园里。谁也不知道，它们的“宁静”还能保持多久？现在，高黎贡山的众多生灵们似乎比任何时候都更像是一群“避难”的生灵。“避难所”一词所指的是全部，当然，它们并没有表现出“难民营”的难民们那样仓皇失措的样子，它们仍然像祖辈那样在阳光下、在舒缓的风中漫步或摇曳。因为，它们仍然坚信所有的世界都像高黎贡山那样宁静和安全。

有一个古老而著名的神话，这个神话与科学家所描述的地球上曾经出现的劫难极其相似。两者的区别在于，神话中覆盖大地的不是冰雪而是洪水。在神话夸张的叙述中，似乎还能感觉到最初的讲述者战栗的声音。我相信这里面保存着远古人类对灾难的最原始的记忆和恐惧。在这个古老的神话里，人类与动物最终靠“诺亚方舟”逃脱了灭顶的灾难，而在科学家们讲述的地球曾经发生过的灾难中，高黎贡山是否就是那只